

# 追电影的往事

杨波

我是60后,儿时父母在乡下工作,我住在达州撮箕山下的奶奶家,那里除了工矿企业,还有部队驻守,比其他乡村繁华,尤其是春节,会连续几天放露天电影,在当时这不啻是丰盛的“加餐”,让人感觉特别过瘾。

那时母亲总说:以后到城里工作随时都可以看电影。但长大还太遥远,我更关心眼前是否有电影看。所以我会经常留意矿区的高音喇叭,只要下午女播音员播出发电影的通知,晚上就一定会去看。

小男孩崇拜英雄,对“打仗”的电影更着迷。在奶奶家时我最期待听到广播员说:今天晚上8点放映彩色战斗故事片……

我平时懒散,也最怕背诵课文,但每次看了打仗的电影就如打了鸡血,第二天定会在小伙伴中带着绘声绘色的表情把电影情节重温一遍,跟背诵课文时判若两人。

记得最早看的战争片是《侦察兵》,片中

王心刚扮演的郭参谋一身正气,很长时间都是我心中的偶像,不时会拿他在电影里的台词装酷,不过说得最多的是影片里小二(地下联络员)那句拉得悠长的台词:“来——了一,楼上一请。”有同学正在进入教室时,我会故意放开嗓门,把声音拖得长长的,看过电影的同学都心领神会,没看过的则是瞬间懵圈。

我好动,爱玩小聪明,总是不分场合逗乐子,课堂上常惹得老师咬牙切齿。一次老师实在忍无可忍,直接把我和我的死党“请”出教室。我们围着教室绕圈思过,有了悔改之意,于是我学着《渡江侦察记》李连长的语气敲教室门:“老妈妈,不要怕,我们是当年的新四军!”好在可敬可爱的小老头老师宽仁,尽管听到我的叫门声他欲哭无泪,但还是一声叹息后让我们重回教室。

小学二年级,我回到母亲工作的场镇上学,看电影的机会更多了。位于三县交界的场镇也有工矿企业,且水陆通达,去奶奶那边的矿区,以及对岸的另一座矿山,路程都不会

超过半小时。

想离开场镇看电影并非易事。一则去奶奶那边要穿越4个隧道——虽不长但黑灯瞎火,遇上火车又恰巧没赶上避险洞,人与火车距离很近,非常危险。二则去对岸的矿区要过河爬山,山路崎岖另说,晚上回家没有渡船,得走让人提心吊胆的铁路大桥。三是母亲担心安全,不放心我们晚上跑那么远,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可偏偏奶奶那边放电影更多。

家里4个兄妹中我排行第二,但跑路看电影,第一非我莫属。要去奶奶那边看电影,母亲基本不会同意。为达目的,先是极尽能事讨好母亲,争取她放行,实在行不通了,就先斩后奏,放学直接往奶奶那边跑。

当然,这样做的后果非常严重。

首先,要面对电影散场后艰难的回家路。正常情况下,电影一结束,就得随大队人马迅速撤退,完全是跑步前进,谁也顾不上谁。有时鞋子跑掉了,赤脚在铁道碎石上也要健步如飞,否则掉队后果不堪设想。回头

想想,很佩服儿时玩命的自己。

第二,回家进门是个大问题。最初母亲仅是狠狠教训,希望“痛改前非”;后来见我好了伤疤忘了痛,一气之下,干脆拒之门外,让我面“门”思过。可即使这样,我仍屡教不改。

这样跑多了,自然有些心得。我结合自己的经历,总结出一套“跑路秘籍”并分享给小伙伴:要想多看电影,必须发扬一不怕苦(跑路)、二不怕“死”(挨揍)的大无畏精神,否则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去看电影,心如猫抓,折磨自己。

折磨人的事真有。有几次由于消息不准确,我辛辛苦苦跑到对岸矿山去看电影,到了却被告知时间弄错了,只得悻悻打道回府,回去还不好意思跟人提。第二天,别人问起昨晚看的什么电影,只好自我解嘲,说:“英雄白跑路!”还有几次,一部片子同一晚上几个地方轮着放映——第一个地方放完送下一个地方接着放。我们在第二站苦苦候着,结果等来一场倾盆大雨,最终电影梦泡汤。

有段时间,我对电影《三笑》里的歌曲着了迷,从同学那儿获得电影插曲手稿后,像模像样地认真研读学唱。某天正在家里手抄歌曲,不巧被母亲撞见。母亲先是愕然,继而严厉制止,此时我才第一次听说,还有“靡靡之音”,可我的感觉是轻松愉悦,到现在还能哼上一句:“叫一声二奶奶听我表一表,华安本是块好材料……”

初中时,我订了份《银幕与舞台》杂志,里面有影评专栏,面向普通观众,刊物与读者互动。我在上面还发过几篇豆腐块影评,可惜没有把杂志保存下来。

## 远眺伶仃洋

唐德亮

面向伶仃洋  
只能用一颗心  
穿过历史烟云  
悄悄抵达

从鲜花绿树簇拥的宝安海湾  
到文天祥浩歌咏叹的伶仃洋  
并不遥远的海程  
却已飞跑了七百四十年

伶仃洋依然波澜壮阔  
战鼓、呐喊与厮杀声  
从海底隐隐传来  
推开白浪  
俯瞰苍茫历史

## 从容的老街

丁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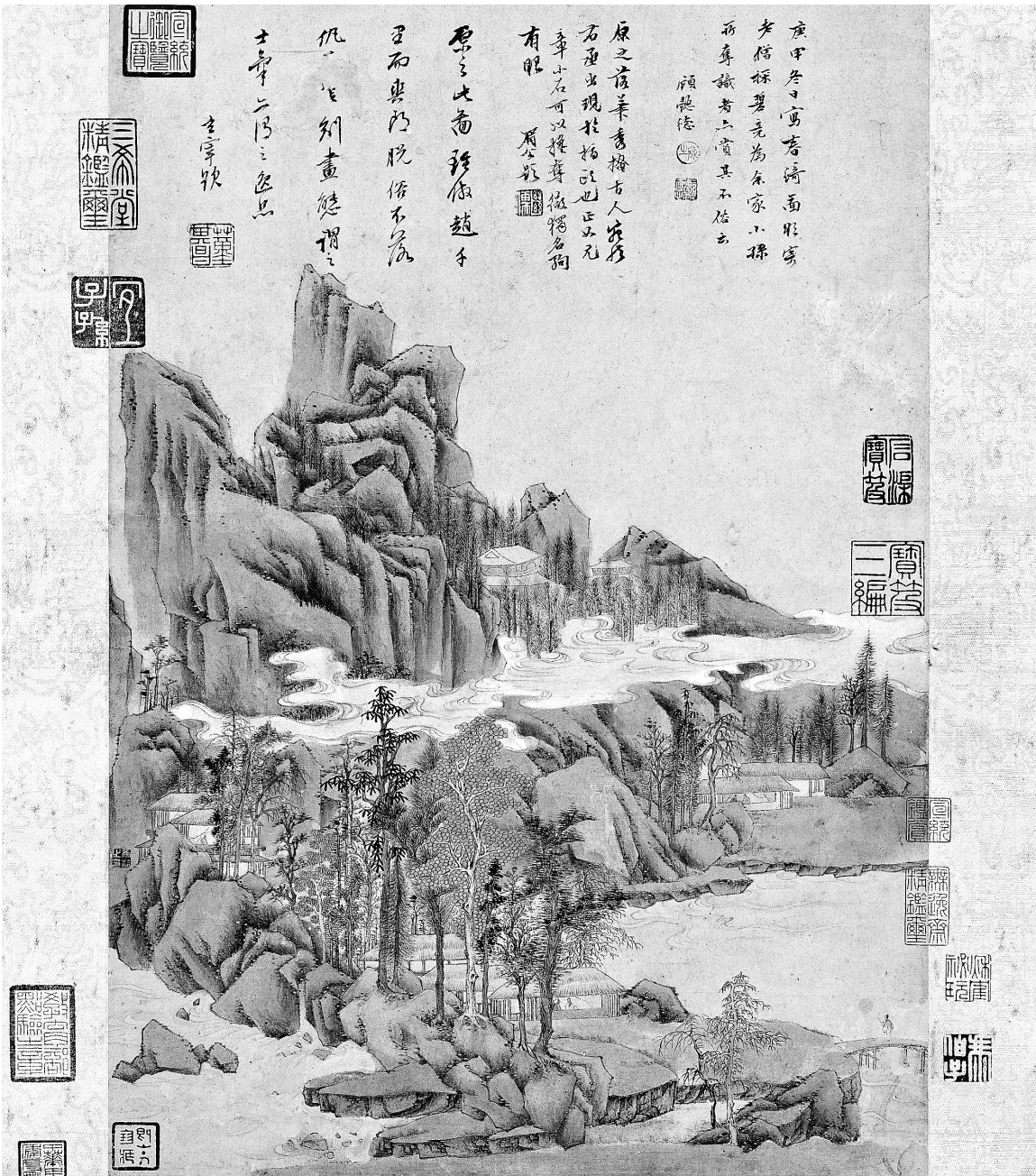
老街依然古朴幽长,光阴在这苍老的窗棂门槛间荏苒悠闲了几十年,那逼仄街道上灰墙黛瓦小阁木楼以及古旧雕花楼栏,依然彰显着古城曾经的繁华与荣光。

小时候觉得没有车马喧嚣的老街很宽阔,夜幕降临,路灯昏暗,宽阔的巷子足以给捉迷藏的游戏提供各种隐秘的藏身之处。十字街的拐角,谁家的门楼,倚墙的电线杆,甚至低矮短墙上的毛狗草,都是绝好的选择。有时躲在邻居大妈倚墙晾晒的大竹篮子后面,让我出其不意的躲过玩伴的慧眼,瞒天过海的办法让人惊叹不已,而发小如法炮制,却让我逮个正着。玩兴正浓时,远远地听见母亲在街的那头喊:“快回家吃饭,洗澡。”其实,晚餐后也是可以溜出来继续玩的,一直要到同伴陆续被大人揪着回家。

长夏季节,室内溽热,夜晚,母亲会在家门口的街边支起竹榻,铺上竹席,搁一枕头,这便是我儿时消暑的凉床。行人稀疏,绝无车辆过街,老街的夏夜,街边竹榻景象习以为常。冲凉后,一身清爽,筋疲力乏的我躺在街道的凉席上,母亲坐在床边,与邻居唠嗑,手里的蒲扇轻轻地朝我摇着,蚊子不来,凉风习习,仰看树影筛风,听蝉声远远相续,遽然入梦。天明醒来后,却发现自己早已睡在卧室的床上。

古朴的老街上,我学会了骑自行车。当年厂里为父亲配了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,有车可以学,羡慕了多少同学。在正午的老街,我挥汗如雨,学会单腿滑行后,因为身高不够,只能从车横梁下面用掏腿的姿势,踏住车踏板,反复蹬半圈,歪歪扭扭地在老巷子里走曲线,可方向把控不住,也不能及时刹车,一位走在前面的老太太,我怎么都躲不开她,一时发懵,结果前轮插入老人两腿间,硬是把人给逼到青灰的墙角上。“空旷”的街上就我一个人,还被你撞了。”老人嗔怪道,“对不起,想刹刹不住!”我道歉解释,脏兮兮脸上透着羞赧。“你这孩子,小心点,别再摔着了。”老太太拍打衣服上蹭的灰,说罢,笑笑了。我终究在那个暑假学会了骑车。

蒲扇轻摇的时光虽然远去了,老街依然没有车马器喧和人声鼎沸,过往行人步履悠闲,门店手艺人神态恬然,不急不躁做着活计,生活得从容,像活在远隔俗尘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。老城虽显沧桑,却毫无潦倒之象,依然是我小时候的境况。这里的感觉让我宁静心安,有一种归属感。



春绮图

顾懿德,字原之,华亭(今上海松江)人,明末松江派画家,生年不详,大约卒于1633年。他善画山水,初受叔父顾正谊家传熏染,后受董其昌影响,仿王蒙,行笔秀洁,也画大士像。董其昌是顾懿德的师兄,与同时代的陈继儒都是明代大家,并在书画理论和技法上趣味相投,此幅《春绮图》上便有董其昌和陈继儒二公的题。

图文 络因

# 未必都是道德的事儿

欧阳

这两天的北京乍暖还寒,路人尽显乱穿衣的风采。我听闻已经有急不可耐的玉兰花展开了花瓣,于是决计带着眼药专门去拜访拜访玉兰树。有点遗憾,转了好几处,都还是枯枝相迎。好在此行路途有迎春花零落绽放,也算是没有白走一趟。

说得有点夸张了,其实也就是日常的野外漫步,顺道印证一下传说。比较起来,作为从来不太在乎短暂花季的粗鄙之徒,俺在春天的日子,更喜欢嫩绿漫野、青翠遍地。

话虽如此说,但心中仍存好色念想的老夫,对花色还是很爱惜的。此番行走的路途中,看见有老妇带着刚放学的孙子折枝报春花,大脑中连一点闪念都没有,教育人家的话就送进了老太太的耳朵里:“您不应该这样做!”

这话一出口——声音还有点大,想着语气可能有点重了,心里预备着遭遇回馈时先道歉再说理。结果只有小傢伙诧异地看着我,老奶奶一句话没说,只是一边转脸带着和蔼的笑容看了我一眼,一边熟练地断了细弱的花枝,再交到孙子的小手里,然

后从容离去。

尴尬之余,我只好在心中安慰自己,念想着她还是很有修养的,知道自身的行为欠妥,或者说我运气不坏,不过脑子的话没衍生出附带的活计。

之所以这样自慰,是因为想到了一件往事,那一次,我相同的伎俩差点惹出事来。

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仲春时节,也是看见贵妇装的老夫人为孙子断花枝,我也是话语如斯。“又不是你家的,关你屁事儿!”我分明是撞上了碉堡,想着蛮横总是无理的,必须晓以大义,以理服人。然而接下来我收获的全是狂喷乱骂,惊诧、意外,或者还有气恼……我反倒成了惹是生非之人,正不知道如何收场的时候,幸运来了个过路的警察帮腔,采声细语相劝,这才封住了老夫人的嘴。

悍妇走了,我内心的不平却没散,觉得警察同志怎么着也该教育一下“破坏公物”的人。

“怎么教育?”经验显然很丰富的老警察说,真要是闹起来,你说我能怎么办?破坏公物确实可以抓,可她这种你觉得能抓吗?你听说过谁路边剪枝摘花被抓过?别说法院,就是拉到派出所人都会觉得“我有病”,这种事没有条款能够管得到的。再说了,老太太一把年纪,脾气又那么大,假如要是身体冒出个三长两短来,那更没法收场。

哦,想想,可能还真是这么回事,怪不得警察先生明知她无理,却没表现出我一样没脑子的理直气壮,而是和蔼可亲地软语相劝。

往事回忆结束,我也回到了家里,不过心里还想着这事儿。

坦率地说,现实生活中不讲道理的人是极少数,尤其是涉及道德、公理的曲直是非,人们通常的反应都不会是无理胡搅蛮缠,即便是不自律的人,就像虽然“不改初衷”却微笑不语的那个老奶奶。

问题是,那些缺失基本社会公德素养的人,真的是没道德观念,或者是没人文素养吗?恐怕不是那么简单。正如并不罕见的“公共道德”事件,比如那个霸占别人座位的“博士”,其学识“素养”,我觉得不仅不是强悍老妇人能够比肩的,而且恐怕比我这种自以为有文化的人还要高若干尺,而说到做人的基本原则(道德),那些无视的类属,未必就不清楚。既然如此,这种人仍然继续任性的根源何在呢?

每每看到无良行为被曝光、被指斥的时候,人们都在强化“道德”方面的元素,所谓“没有道德底线”的说词几乎都成了陈词滥调。然而,在各种被暴露出来的,表面看似“道德”事件的现象背后,实质上就相关事件的根由来说,实质上未必是所谓加强、重视道德修养——无论是自我修养达成的还是社会强加于个体的——能够解决的。

无论是素养好的微笑摘花人,还是为人恶劣的“霸座”之徒,我相信他们都深明道德的意味,之所以做出没道德的行为,应该是,他们同样清楚,或者是以为,如此这般并不会受到处罚。而实际上呢?微笑的摘花奶奶自然是毫未被处罚的风险,反观“霸座”人,只有德处加身,才能使其行径改观。

## 旧物温柔

王太生

我对旧物怀有朴素感情,有几件器物不离不弃。

几本旧书,保存多年,其间有过几次搬家,它们被很好地保留下来。其实我一无古书,亦无藏书,只不过是几本年少时读过、幻想过、喜欢过的书。我留恋那段时光,青灯一盏,香茗一杯,新书一卷,孑然一人,在油墨的芳香中,伏在老屋的窗下读书。捧起这些旧书,就如收到青春的来信,身体里某种沉睡的东西被唤醒,人生早已过了幻想的年龄,而书中那些勾勾点点,横横划划的痕迹,正是一个年轻人时,歪歪斜斜的足迹。

有一只笔筒,还是多年前在浙江山区买的,树根雕凿的,至今依然木纹细腻,安静待在橱子一隅,里面放着几枝不用的笔,也不知道它来自山中的哪棵树。

有些旧物,朴素简单,却很温柔。桌上的那只小闹钟,已经用了10多年。那天,看到它歪歪斜斜,依倒在一只糖果盒上,就像看见一个孩子受到委屈,赶紧将它扶起。这还是孩子上小学时,怕早晨迟到,买回来叫醒用的。现在孩子大学毕业了,小闹钟好久不用了,依然不知疲倦地走得那么准。不是什么品牌,也不知出自哪位工匠之手。

能够陪伴人20年的物件,总是很少,人与物品之间总有一定的感情。

有些东西很耐用,却用不了多久。比如,一只青花瓷碗,本来可以陪人很长时间,不小心打碎了,那只碗也就不复存在。有些东西很实用,但不耐用。比如,一只泡脚盆,我买回它是用来享受的,估计用不了多久。

不是目光流连和手指摩挲的东西,不会日久生情。有些东西不去接触或者使用,也就无所谓。我有一对墨色漆器花瓶,刚结婚时买的,搬了两次家,也不知塞到哪儿去了,但有一只铝壳暖瓶,刚工作时单位发的,不知道为谁倒过茶,也不知道它与哪只热水壶合作过,瓶身漆面斑驳,依然保持激情和温度。

旧物有一种精致、不肯马虎的气质,还有恒守在岁月中的温和宁静。用了好多年的东西,就应当对它尊敬。它们忠实地陪在主人身边这么长时间,虽不会说话,却默默恪尽职守,并且还将无怨无悔地陪伴下去,比如,小闹钟。当我睡意正浓时,这只小闹钟“滴滴滴”叫着提醒我,该起床啦。淡苹果绿的外壳,一只手就能把它捂住的小闹钟,能耐却很大,15年,跑了129600小时。有时,小闹钟被摆在一张办公桌上,那张我疲惫地趴在上面写字好多年、打盹的桌子,对小闹钟来说,就像光阴池塘里一张铺展荷叶上面蹲着的一只守时小青蛙。

还有一对木椅。当初那个木匠,我已记不清他的长相。打这一对椅子时,用了3天时间,我当时以为他手脚慢,不慌不忙,嘴里叨根烟,有板有眼地刨、锯、凿。说实话,这对椅子形状并不好看,椅背有点直,不像其他椅子有弧度,倚在靠背上也不舒坦,但过去了20年,这对椅子虽水分蒸发,木质收干,依然卯榫契合,不见有半点松动的迹象,我天天坐在上面,承载人间的烦恼和欣喜。

一件东西能用多久取决于你对它的态度,以及自身耐用和承受,既不能热情过度,也不能冷漠太久。

对小闹钟的敬意,是对自己内心的感恩。小闹钟对我来说,也许不那么重要了,但一看到它身上有时光的纤尘,我会赶紧把它擦拭干净。这不仅是对旧物的敬意,也是对自己柔弱内心的温柔抚慰。

任何一件陪伴我们良久的老朋友,都应该被尊重。

## 开花的树

那朵

在春光烂漫的季节,就做一棵开花的树,美美地开满枝头,抹去冬天的萧条,多好。我愿意被一些来自红尘里的光芒,薄薄地盖着,取暖,安静,坦然。

有些美,就这样不经意间闯入我们的眼帘,安静恬淡,让人无比幸福和温暖。仿佛在默数着细碎的光阴,给人以贴心的暖、温润的呵护,有云淡风轻的感觉。

多么好的三月,各种花草的香正在云集,梅花正是一副姣好的面容,等待阳光捧在掌心呵护。那粉色的衣,如薄薄的纱,将这个春天的海打翻在地。请允许我恋上红尘,如此,便可有爱不绝。杏花很轻,且低眉、顺眼,但心思细密,且干净。海棠依旧笑春风,一层层的小涟漪,就是被吟诵的小令,口齿含香。我从你身上找到了绿色的词语,葱茏,饱满,诗意。

无论我从哪个方向望你,都是一样的美,都让我心存温暖和爱。含苞待放,积攒足够的养分和内力,正在等待下一刻美丽绽放。清风一缕,悠闲半许,惬意若干,这粉红的花苞,在阳光下正大胆地打开自己。借小风吹送,从花蕊中游离而出,暗香盈动。

用一朵花喊醒另一朵,用一种奔腾推动另一种。用轻柔 and 细软,推醒了春天,是一朵花对另一朵花的依恋,是一截时光对另一截时光的怀念。有些爱的线条,正在一节一节地圆润。有些小心思,正与黄昏的阳光,融洽地密谈,而此时,爱的绿意,正在温柔地拂过小草和树林。

有时,你不经意地涂抹,却成就了一幅水墨画。此时,作为名词,你在画中,美和你同在。在美丽的平原,春风十里,掀起迷人的盖头,让香如月光般倾泻下来。让花香的波涛再起伏一些,让湿润的日子再多一些,这些挤在一起的小姐妹,挤眉弄眼,窃窃私语,多好!

有些美,需要我们一点点地建造,有些爱,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积攒。



《菊花花瓶》阿尔芒·吉约曼 一八八五 玛咖供图